

复仇与赎罪：《大浴女》中姐妹的伦理选择与道德救赎

Revenge and Atonement: Ethical Choices and Moral Redemption of Sisters in *The Bathing Women*

潘碧华（Fan Pik Wah） 李 美（Li Mei）

内容摘要：中国作家铁凝以其丰硕的文学创作成果与众多奖项获得广泛认可，2015年获颁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女性作家。铁凝始终致力于伦理道德议题的探索与民族道德谱系的建构，其作品对人类理想追求、精神矛盾与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刻描摹。长篇小说《大浴女》以“文革”时期的革命伦理语境为叙事背景，呈现女性在历史规训下的伦理困境与主体选择，同时展现女性对童年创伤的精神溯源与自我叩问。本文基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通过重返历史伦理现场，聚焦“女儿们”在家庭伦理失序中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博弈机制，并立足历史、道德与心理的多维审视，探求道德救赎的实践路径及其教诲价值。

关键词：《大浴女》；伦理选择；伦理身份；道德救赎；文学伦理学批评

作者简介：潘碧华，马来亚大学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华文学、中国古典文学、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李美，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Title: Revenge and Atonement: Ethical Choices and Moral Redemption of Sisters in *The Bathing Women*

Abstract: Chinese writer Tie Ning is widely recognized for her prolific literary achievements and numerous awards. In 2015, she was awarded the French Chevalier de 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becoming the first Chinese female writer to receive this honor. Tie Ning has always been dedicated to the exploration of ethical issu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moral framework, and her works profoundly depict the pursuit of human ideals, spiritual conflicts, and existential dilemmas. Her novel *The Bathing Women* (2000) is set against the narrative background of revolutionary ethic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rtraying women's ethical dilemmas and subjective choices under historical constraints, while also showcasing their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of childhood trauma and

self-reflec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returns to the historical ethical context, focusing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human factor and the animal factor among the “daughters” within the disorder of family ethics.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moral,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it examines the viable paths to moral redemption and contemplates their edifying significance.

Keywords: *The Bathing Women*; ethical choice; ethical identity; moral redempti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s: **Fan Pik Wah**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50603, Malaysia), Researcher of Malaysian Chinese Research Centre.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e (Email: fanpw@um.edu.my). **Li Mei** is Lecturer at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ummlee@163.com).

铁凝出生于河北省赵县，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其创作成果丰硕，涵盖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及散文等多种文体，文学成就获得了广泛认可。铁凝的作品擅长描写普通人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并常在其中融入对伦理道德的思考与探索，自觉承担起作家的道德责任。铁凝曾说：“在我的文学老地基上，有我的语言之花的根系，有我心中的民族道德谱系，有我对本真的中国民间日常生活的深度惦念”（《铁凝散文》316）。民族道德谱系在铁凝的文学地基上被具化为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共同谱写不同时代下道德伦理观念的迁移、转换与断裂。作为铁凝探索人物心灵隐秘的代表作，《大浴女》同样带有强烈的道德伦理意识，其主要体现在对身处特殊的社会伦理情境下的女性，尤其是女孩儿们所面对的伦理道德困境及伦理选择的关照上。这些女性在道德伦理新旧交替的湍流中成长，在不断面对伦理抉择的同时，也持续进行着深刻的自我内省。这一选择与自省的过程展现着其内心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与人性因子(human factor)之间的冲突与抗争。铁凝的创作不仅饱含对女性历史与现实伦理境遇的质询，更延伸至对现代社会女性地位或处境的深入思考。

一、被压抑的欲望：革命伦理中的情感危机

作为历史的产物，文学需要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与伦理语境的基础上进行批评与理解。文学伦理学批评十分注重对文学作品伦理环境的分析，“强调

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4）。在《大浴女》中，铁凝通过都市文青尹小跳的第一视角，生动描绘了一个普通家庭中的夫妻、母女和姐妹等多重关系在“文革”时期所需面对的伦理冲突与困境。作者将复杂的关系置于“文革”革命伦理的背景之下，呈现出伦理环境对伦理秩序的冲击。关于革命伦理的内涵，李晓敏与谭丹在谈卢卡奇早期革命伦理的思想时曾指出革命伦理的产生背景、目标与旨归：“区别于一般伦理，革命伦理是一种特殊的伦理，其产生于革命年代，以革命为目标，旨在引导工人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铁凝，《大浴女》34）¹。从二人对革命伦理的界定来看，革命伦理的产生与革命背景密切相关。尽管“文革”发生于“后革命”时代，但其在目标与方式上依然强调革命的重要性，而其倡导的革命伦理观念也不断冲击与瓦解着传统的伦理秩序。

在《大浴女》中，铁凝非但没有规避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还巧妙地通过对家庭日常生活的书写来展现家庭伦理秩序如何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逐渐走向失序。《大浴女》描写到许多夫妻被下放到农场劳作，他们不得不与自己的家人分离，同时也要面对夫妻分居的境遇，“这样有益于革命意志的坚定和农场劳动的严肃”（43）。作为被下放至农场的知识分子，章莞与丈夫也面临着相同的境遇，不得不将11岁的女儿尹小跳和7岁的女儿尹小帆独自留在家中。同时，他们在农场也处于长期分居状态，无法维系正常的夫妻生活。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被迫分离，妻离子散成为时代的普遍现象。可以说，“家庭在这种政治运动的作用下面目全非，伦理始点的地位荡然无存，以意识形态替代家庭在伦理中的位置”（赵庆杰 242），导致传统的家庭秩序面临伦理混乱（ethical confusion）的潜在危机。面对宏大而沉重的伦理环境，铁凝并未将笔力集中于革命场域中具体的人物与事件，而是以象征手法将人类最基本的本能需求——“性欲”和“食欲”——具化为革命场域中两个相互冲突的物象：“山上的小屋”和“烧鸡”，来呈现革命伦理背景下人的基本欲望与伦理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对其进行审视与反思。

食欲与性欲不仅是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然而，在走向极端化的革命伦理情境中，二者之间却发生着冲突。“山上的小屋”是一个充满伦理意味的欲望释放空间，按照当时的农场规定只在星期天对住在农场集体宿舍中的80多对夫妻开放。由于时间与空间有限，人们在山上唯一的小屋周围无形地排成了一条隐而未显的队伍。这间小屋为集

¹ 本文有关《大浴女》的引文均来自铁凝：《大浴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体生活中的夫妻们提供了一个欲望释放的公共空间，但它的存在也是对知识分子尊严的践踏：亲密关系错置于公共空间之下，本能欲望被集体所规约。与此同时，“烧鸡”作为食欲的象征，也只能在星期天到镇上才能购买，且需提前出发。因此，对于农场中的夫妻们而言，“山上的小屋”和“烧鸡”难以兼得，象征着“性欲”与“食欲”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曾有一对夫妻试图兼得二者，选择放弃等待山上的小屋，转而钻进芦苇丛，以便尽早赶去镇上购买烧鸡。然而，他们被农场工人当场抓获，“他们被当作革命意志不坚定，生活作风趣味低下的典型，在各种学习会上做了无数次检讨”

（47）。铁凝通过对这对合法夫妻“被抓典型”的描绘，揭示出人类最基本的欲望在极端环境下遭受的严重压抑，以及由此人们所面临的伦理困境（ethical predicament）。

章莞自幼娇生惯养，身为富家小姐，从未经历过生活的艰辛，因此对农场的劳改生活极为不适应。面对“烧鸡”与“山上的小屋”不可兼得的伦理困境，她甚至患上了严重的眩晕症。“很多年之后章莞回忆往事，当思路走到苇河农场时她便刻意略去不想。她无法想象她是因为不能两样同时兼得而生了大病”（47）。因为眩晕症，章莞得以返城就医，并与女儿们短暂团聚。但令她感到意外的是，医生诊断她没有任何病，只需休息几日即可。诊断结果意味着她将不得不重返农场以及再次与女儿们分离。为了可以继续留在城市，章莞最终突破了自身伦理身份限制，在夜晚主动引诱唐医生。在二人发生不正当关系后，她成功获得了唐医生开的一个月病假条，可以留在家中休养，成为不用劳动改造的“逍遥派”。章莞违背道德伦理的失范行为，是其身处革命伦理困境中，为实现个人欲求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妥协性策略。

章莞错误的伦理选择不仅与当时特殊的革命伦理环境密切相关，也与她自身人性弱点密不可分。她从小便表现出对舒适生活的过度依赖，成年后更是对劳动抗拒、自私自利以及缺乏对事物的认知能力。章莞在小女儿去世后也自责到“也许这就是报应，是上苍对她这几年‘不务正业’、苟且偷生、懒散萎靡、缺少责任心的报应”（138）。所以说，章莞错误的伦理选择不能完全归咎于特殊革命境遇下家庭伦理的失序，也是其自身人性弱点所导致的结果。而且在背叛婚姻后，她非但没产生负罪感，反而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这种轻松感来自通过价值交换而免于强制劳动，也来自于被压抑欲望的最终宣泄。章莞在等待唐医生的病假条时，她内心发出两种声音“她不愿意深想她就是为了这个在等待，为了这张可以让她留在福安留在家中的病假条在等待，这使她显得卑下，交换的意味也太明确。她宁愿想成那是她的性欲在等待”（55）。章莞试图通过释放欲望来淡化伦理失范背后以身体作为价值交换的卑微，但病假条的存在终究昭示着其鲜明的交易属性。“在物质文明匮乏的时代，身体就会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成为消费品，进行隐晦的交易”（何玉苗 80）。章莞内心的自我麻痹也许可以从身体交易的卑下感中得到短暂解脱，然而其婚姻背叛所引发的伦

理悲剧及相应惩罚，却成为她终生无法逃脱的负轭。

二、复仇的火焰：伦理失序诱发的家庭悲剧

人类在其文明发展史上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兽性与人性之间做出抉择。¹因此，个体在道德和行为上不断面临着伦理选择的考验。“伦理选择在本质上是做人还是做兽的伦理身份的选择，做人的动力来自人性因子，做兽的动力来自兽性因子”（聂珍钊 王松林 7），一旦兽性因子未能受到有效约束，个体便可能做出偏离伦理规范的选择，导致道德与人性的沦丧。在特殊的革命伦理环境中，章莞身上的兽性因子压制了人性因子，最终导致其背叛婚姻，做出了第一次错误的伦理选择。然而，章莞在与唐医生首次突破道德伦理界限后，不仅未能及时悔过，反而彻底放任欲望，与唐医生频繁在家中或医院私密会面。章莞沉溺于欲望放纵之中，并在一年后为唐医生生下私生女尹小荃，这一事件打破了家庭内部原有的伦理结构，导致伦理失序。所谓伦理失序，一般被视为伦理混乱的表现形态之一。而章莞在欲望的驱使下不断做出偏离伦理规范的选择，其行为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夫妻伦理关系，也影响了母女和姐妹等多重伦理关系，使得家庭伦理关系逐渐走向失序，并为未来家庭伦理悲剧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章莞对家庭伦理身份的背弃打破了婚姻中的道德规范，损害了夫妻双方对于忠诚与承诺的预期，使得夫妻伦理关系走向失衡。在尹小荃出生后，身在农场改造的尹亦寻内心彻底知晓了妻子与唐医生之间存在的不正当关系。但爱面子、地位卑微又清高的他始终没有拆穿，选择默默忍受，“他独自度过了许多苦思冥想的时光，他默默吞咽了一个男人最难言的羞辱。他以超常的毅力承担了发生在章莞身上的罪恶事实，他甚至没有和章莞发生过一次正面冲突”（143）。尽管他表面上接受了这一事实，但内心早已蒙上厚重的阴影，而长期压抑的情绪促使他将余生的行为投射为对章莞的惩罚。他最初对章莞冷漠相对，后来又常因琐事与之激烈争吵，婚姻关系严重失调。尽管章莞竭力挽回这段已经陷入破裂的夫妻关系，甚至选择通过整容手术以“重塑自我”，但始终无法拂去尹亦寻心中的阴影与伤害。她对婚姻的不忠是二人关系中无法逾越的障碍，导致双方的情感和信任体系长期处于动荡状态，再难回归到稳定和谐的婚姻秩序中。

此外，章莞的伦理失范对双方家庭中的孩子们也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她最初选择留在家中，表面上出于对家庭责任的考量，实则却并未履行其母职：不仅忽视对幼女的基本生活照料，更漠视其情感需求。某次，尹小帆深夜高烧不退，正值女儿亟需母亲照料之时，章莞却因与唐医生的私会彻夜未归。尹小跳心中早已洞悉母亲的不忠行为，章莞的缺席使她内心积

¹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4.

聚的强烈不满彻底爆发，让她失去理智地“抓过床上的枕头就打上章莞的脸”（68）。由此可见，章莞的行为已削弱她在女儿心目中作为母亲的权威形象，使母职角色逐渐丧失其应有的功能性与道德正当性。此外，章莞也使尹小跳在外界蒙受耻辱。在她与唐菲初次见面中，尹小跳不仅遭到对方的一记耳光，还被辱骂其母亲为“坏女人”。尹小跳虽然本能地想为母亲辩护，但面对无可辩驳的现实，她却哑口无言，只能无助地流泪。在家庭情感的压抑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困境中，尹小跳对母亲道德失范的怨恨日益加剧。“他们，章莞和唐医生使她恶心，使她愤懑地想要撒泼打滚儿骂人”（131）。尹小跳对母亲的不满不仅导致了母女关系的疏离与畸变，也激化了她对妹妹尹小荃的敌意。

在尹小荃出生后，原本稳定的家庭伦理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进而导致姐妹关系剑拔弩张，引发伦理冲突与悲剧。“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伦理身份与伦理规范相悖，于是导致伦理冲突，构成文学的文学性”（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4）。伦理身份构成了文学文本中最基本的伦理因素，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均与伦理身份密切相关。伦理冲突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尹小荃作为章莞与唐医生私生女的伦理身份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作为尹小荃伦理身份的知情者，尹小跳逐渐将对母亲的愤恨转移至同母异父的妹妹身上，对其极为仇恨。“尹小荃好比一只乌鸦的翅膀在她眼前忽闪、翻飞，使她的心滋生出无以言说的阴郁，使她的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127）。对尹小跳来说，尹小荃的每一次出现都在提醒着她母亲的伦理失范，这令她深恶痛绝。尤其是在唐菲向尹小跳道破尹小荃长得像她舅舅的事实后，尹小跳的内心再也无法躲避，逐渐从最初情感上的厌恶发展为行动上的伤害。

尹小帆的情感则截然不同。尹小帆并不知尹小荃的真实身份，她对妹妹的排斥完全出于嫉妒心理。尹小荃的出生动摇了尹小帆作为小女儿的特权，从而引发其强烈的失落感与心理抗拒。所以说，“她讨厌尹小荃，这种讨厌是货真价实的，不含半点儿夸张。她这讨厌又是单纯的，不像小跳那么难以言表”（130）。这时的尹小帆仅仅是一个七岁的孩童，但往往“最软弱的嫉妒同时也是最可怕的嫉妒”（舍勒 16），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二姐妹不约而同地联手，对共同讨厌的尹小荃采取“彻底的排斥态度”（2），甚至伤害她。面对女儿们的伤害，章莞的缄默成为对尹小荃身份的变相承认，也激发出女儿们的兽性因子，助长了她们的排斥与伤害行为。因此，章莞作为母亲的失职也是导致家庭伦理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

作为唐医生唯一的亲人，唐菲对舅舅与章莞之间的关系也深感厌恶。当她发现尹小荃容貌酷似舅舅时，内心充满愤怒与悲戚。基于对尹小荃共同的憎恶，唐菲、尹小跳与尹小帆三人形成了一种无言的共谋，协同将其推向死

亡。唐菲在夜间偷偷打开井盖，而白日负责看护的尹小跳与尹小帆则故意放任她奔向井口而未加阻止，最终导致尹小荃坠井身亡。这场表面上的“意外”，实则是三人长期积压的怨念与伦理愤慨的集中爆发。她们的行为既是对母亲与舅舅伦理背叛的报复，也是成长于伦理失序环境中兽性因子的集体释放。在文学作品中，“伦理混乱以及乱伦往往最终导致犯罪”（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21），尹小荃的夭折看似是姐妹之间嫉妒、仇恨的直接结果，但根源是章芫的伦理失范引发的家庭伦理混乱。在伦理秩序走向崩解的背景下，母女、姐妹之间的关系日渐失控，最终走向了姐妹相残的伦理悲剧。尹小荃的死如同一面伦理危机的镜像，不仅揭露了家庭伦理失序的可怕后果，还映射了人性的弱点与幽暗面向。

三、人的复归：自我惩罚式的赎罪意识

《大浴女》是一部注重“探访人的隐秘心灵”（王一川 54）的小说，尹小跳最隐晦、最黑暗的心灵角落一直积压着其在孩童时期与妹妹联手将尚未学会说话的尹小荃推向了死亡的经历。这个不能言说的秘密成为了姐妹二人内心深处难以抹去的阴影，尹小荃的幽灵仿佛无时无刻不在，一直伴随着她们的成长。“二十多年过去了尹小荃依然存在，她就坐在 U 字底的那张三人沙发上，那就像是专为她一人单独的特设”（4）。在二人心中，这张三人沙发承载着有关妹妹的死亡记忆，时刻提醒着她们那不可告人的秘密。因此，她们谁也不敢坐在那张仿佛已被尹小荃灵魂所占据三人沙发上。这种无休止的心理折磨在现实情境中不时显现出来。例如，尹小跳在被情人陈在压在那张三人沙发上欢愉时，突然幻听到来自沙发底尹小荃的尖叫声，令她不得不迅速逃离。这种幻听是童年阴影的再现，更是长大后在良心的谴责下罪疚感的体现。“良心是一种功能，在所有的功能中，我们把它归之于超我；这种功能的作用就在于对自我的活动和意图进行监视和判断，行使稽查员（censorship）的职能”（弗洛伊德 215）。在良心的监视与审判下，尹小跳和尹小帆在童年懵懂岁月里所犯的错误如同植入骨髓的荆棘伴随着她们的成长，使她们的成长过程深陷于道德困境之中，内心备受煎熬。

面对道德困境与内心的煎熬，姐妹二人走上了不同的自我救赎之路。尹小帆尽管当年仅七岁，却清晰地记得她与姐姐手拉手，眼睁睁地看着尹小荃坠入井中的场景。从那时起她心中萌生了一个坚定的愿望，那就是要成为一个“好孩子”。“污水井、尹小荃、她们姐妹的拉手（……）她们那报仇雪恨、清除异己般的姿势，一切的一切都使她想要做一个优秀的好孩子”（219-220）。当年错误的伦理选择促使尹小帆的伦理意识走向完善，并树立了向善的强烈意愿。尽管她致力于道德观念的自我完善，但无法彻底摆脱那段童年记忆的阴影。只要再次回到熟悉的地方抑或看到熟悉的人，童年记忆就会立马重现于脑海。“陌生的地方最适合安放可怕的往事”（255），于是成年后的她便移

居美国，试图通过远离故乡的方式来逃避创伤，然而地理的疏离并未带来心理的解脱。即使可以凭借语言优势与他人沟通，但深层痛苦仍无法藉由言语消解，反而成为无以言表的精神桎梏。这表明，逃避无法真正摆脱内在的负罪感，更难以实现自我救赎。

尹小跳的应对模式与尹小帆不同，她最终选择直面自身的罪责，并通过自我惩罚以实现心灵的救赎，逐步抵达内在的和解。然而，尹小跳在早期阶段也无法面对看着尹小荃坠井而未施援手的事实。为逃避痛苦，她通过篡改记忆来进行自我防御——将事件重构为因在沙发上假寐而未目睹现场，从而减轻罪责感。“假如人的记忆或多或少都被自己篡改过，人类本身的不牢靠就不单纯是她一个人的过错”（3）。这一记忆重构既揭示了人类记忆本身的脆弱性与建构性，也反映了她无法承担沉重道德压力的心理现实。尽管通过叙事重构暂时获得自我安慰，尹小跳却未能真正消除内在的负罪感，其自我审判持续潜藏在意识深处。虚假记忆仅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并未解决根本的道德困境，创伤仍然以潜伏的方式持续作用于她的精神世界。尹小跳还试图以善意与宽容对待他人与世界，以此作为一种道德补偿行为，寻求救赎的可能。

尽管尹小跳尝试通过外显的善行或内省的自我惩戒（self-flagellation）来偿还她背负的罪责，但她始终未能真正实现心灵层面的救赎。当尹小跳听到陈在谈一个杀人犯的故事时，她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惊肉跳，并联想到自己与杀人犯的某种相似之处。这种应激式的情感创伤反应表明她一直无法摆脱在儿童时期所犯罪行为的恐惧与负罪感。直到尹小帆突然打破姐妹间讳莫如深的沉默契约，当面揭开尹小荃坠井的真相时，尹小跳才坦然地承认并勇敢正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当封存的记忆再次被解开，尹小跳勇敢直面自我内心幽暗角落的时刻，也恰恰是她走向真正自我救赎之路的开始。因为真正的救赎并不在于美化或推卸自我的罪责，而在于直面人性幽暗时所激发出的接纳自我的勇气。“这时她那下沉的心里竟然漾起一股绝望的甜蜜”（242）。对于尹小跳而言，正是这种直面过去痛苦与真相的勇气，让她在深陷绝望的同时，也感受到一种近乎解脱的可能。

如果说尹小跳对童年罪行的直面标志着其心灵救赎的开始，那么，她勇敢地向情人陈在坦白自己儿时所犯下的罪行则使其真正实现了心灵上的救赎。因为她对陈在的坦白行为不仅意味着她敢于直面内心深处的幽暗与罪责，还意味着她突破了内在的自我保护机制，并准备好接受他人对其在道德伦理上的审判与惩罚。意想不到的是，尹小跳的坦白使她得知原来当年井盖被打开并非意外，而是唐菲故意在夜晚打开才导致了妹妹尹小荃的坠落。随着尹小荃当年死亡真相的全面揭示，尹小跳内心长期以来对童年过往的执念与自责终于得以解脱，也不再被童年阴影所桎梏，真正实现了内在的和解。而尹小荃的幽灵亦似乎随着唐菲的离世逐渐消散，如同一道被时间冲刷的幻

影，最终隐匿于记忆的深处，不再构成她精神世界中的持续纠缠。最终，尹小跳内心深处的痛苦终于通过自己的勇敢直面与坦白而发现并踏入了自己心灵的花园。

之后她进入了冥想，她拉着她自己的手往心房深处走，一路上到处是花和花香，她终于走进了她内心深处的花园，她才知道她心中的花园是这样。这儿青草碧绿泉眼丰沛，花枝摇曳溪水欢腾。白云轻擦着池水飘扬，鸟儿在云间鸣叫。到处看得见她熟悉的人，她亲近的人，她至亲的人，她曾经的恋人（……）他们在花园漫步，脸上有舒畅的笑意。（371）

尹小跳内心深处花园的开垦与建构过程与自我救赎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不仅承载着她的道德成长历程，更象征着其获得自我救赎的精神空间。在踏入心灵深处的花园之前，她自觉内心并不辽阔，长期为童年罪责的枷锁与自我审判所困。然而，当她最终勇敢地牵引自己步入其中才发现竟然如此辽阔与丰饶，而且还住着好友唐菲、妹妹尹小荃等人。由此可见，她对内心花园的发现不仅意味着她完成了自我的宽恕，挣脱了长期自我惩罚式的伦理困境，同时也意味着在伦理意义上重新接纳了过去的自己，真正回归自身完整的存在状态。因此，在这片精神领地中，她的身体与心灵都获得了平静，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救赎。尹小跳的自我救赎之路体现了个体在伦理困境的逼迫下如何通过真诚反思与勇敢的责任担当逐渐达至内心的和解与道德重建的过程，也揭示了人在成长过程中如何通过伦理选择逐步走向道德的成熟与完善的心理路程，具有重要的教诲意义。

《大浴女》深入挖掘人性的隐幽之处，在揭露其黑暗与罪恶面向的同时，也发现潜藏于内心深处的良善之光。铁凝在揭示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复杂现象时，笔端始终带着悲悯，同情女性在特定时代所受到的压迫和自我压抑。她赋予尹小帆最后成功完成自我救赎，其过程与第三代女神奈米西斯的形象演变过程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复仇女神也就逐渐演变为罪犯良心谴责的化身，并最终变成了善良女神”（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07）。她最初是作为向母亲复仇的身份自居，后因童年的罪行逐渐转化为深受良心谴责的道德主体，并在自我审判推动下逐渐成为良善之人。她的道德观点从复仇的低级道德向至善的高级道德的发展过程，不仅呈现个体如何在伦理困境中寻求突破并实现道德救赎的可能路径，也彰显了文学参与道德伦理建构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Work Cite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

[Freud, Sigmun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lated by Yang Shaogang. 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2018.]

何玉苗：“一个隐喻、象征的大花园——铁凝《大浴女》中的意象解读”，《长江小说鉴赏》12（2023）：77-80。

[He Yumiao. “A Metaphorical and Symbolic Grand Garden: Interpretation of Imagery in Tie Ning’s *The Bathing Woman.*” *Yangtze River Novel Appreciation* 12 (2023): 77-80.]

李晓敏、谭丹：“早年卢卡奇的革命伦理思想——以《合法性与非法性》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24）：33-43。

[Li Xiaomin and Tan Dan. “Early Lukács’ Revolutionary Ethical Thought: Taking Legality and Illegality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2024): 33-4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Other Essays: A Self-Selected Collection*.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2012.]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聂珍钊、王松林：《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马克思·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罗悌伦、林克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Scheler, Max. *Resentment and Shame in Moral Consciousness*, translated by Luo Tilun and Lin Ke.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P, 2017.]

铁凝：《大浴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

[Tie Ning. *The Bathing Women*.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ry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0.]

—. 《铁凝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

[—. *Selected Prose of Tie Ni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22.]

王一川：“探访人的隐秘心灵——读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文学评论》6（2000）：54-60。

[Wang Yichuan. “Exploring the Hidden Heart of Humanity: Reading Tie Ning’s Novel *The Bathing Woman.*” *Literary Review* 6 (2000): 54-60.]

赵庆杰：《家庭与伦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Zhao Qingjie. *Family and Ethics*. Beijing: China U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 2008.]